

背景

动机：一方面是延续之前在实验室 0622 的计划，只不过没按照去年预期的时间表来走。另一方面最近在搞小程序，为了方便运营，考虑还是注册个公司比较方便。再者现在深圳市政府有优惠政策，深户毕业五年内新注册公司可以一次性补贴 6 万，短期内感觉很划算。

之前的计划：之前在 0622 就有运作公众号并搞小程序的打算。另外个人也有打算通过商业运作的方式辅助自己把以前挖的坑填完。之前挖的坑很多，但现在想填的比较近的实际上只有两个：一个是 CDT，一个是 ISE。

CDT：这是 2013 年挖的坑，最开始只是课程管理+SNS，后来演进成了活动管理+LBS。期间到 2017 年有断断续续搞过两三次，都没有能重新捡起来。最开始的三个人除了我都已经在 2015 年毕业，算到现在另外两个人都已经工作了三年多。对他俩包括我在内每当提起这个的时候都有点小遗憾。

ISE：信息管理系统是去年在 0622 的主要任务之一（另一个是组考系统），也是毕设项目。但最终因为很多其他因素的干扰，导致成品没有出来。这个对我个人来说留下的遗憾比 CDT 还要大。另外，ISE 也在很大程度上有借鉴 CDT 的设计细路和风格。

程序兴趣小组：说到 CDT 就避不开这个组织的存在。如果当年没有加入科协的程序兴趣小组，应该说我、王浩、邓海辉还有李俊，这四个人很难有一个合适的契机聚在一起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。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，科协已经没落，程序兴趣小组在我转手之后现在实际上处于冻结状态。如果说 CDT 的遗憾程度为 X，那么 ISE=1.5X，而程序兴趣小组+科协则为 3X。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院长找到我想搞点项目的时候，我还愿意接手的主要原因。因为我觉得还有希望去尝试改变些什么。于是后来 2016 年的 10 月 24 日，在多方协力下，我们组建了 tfd 技术开发小组（信息六科的前身）。

黑桥：2012 年的时候我有去黑桥那边的一个公益机构当志愿者，后来了解了她们的图书馆项目之后，也打算尽自己所能帮点忙，主要是技术上的。但这个坑也由于偏理想主义的问题导致挖得有点大，最后填上了但实际没达到预期，因此也是个不小的遗憾。如果科协+程序兴趣小组没弄好这个历史问题记为 3X，那么黑桥图书馆则为 3.1X。

收发室：收发室的问题是自己开始挖坑的万恶之源。如果不碰收发室的事情，我可能不会有后续加入社团的举动，也就不会有上面这么多遗憾。现在收发室的问题已经有所改善，所以个人不觉得还留有多少遗憾，暂记为 2X。

六科：其实组建公司创业最早不是我的优先想法，反而是院长先提出来的。而事实和经验也告诉我，一个组织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实际上很难存活下来。

自己：个人其实不太喜欢写代码，所以在长期的软件开发实践过程中我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。比如想最终能实现一套完整的不依赖代码的软件开发体系。这个坑很大，自己也没打算这辈子能填完，纯粹是当作业余乐趣，希望自己能在这信息文化这个领域添砖加瓦。大体的演进路线是：先搞一个输入法，替换掉拉丁字母与汉字之间的映射关系，然后是改造自己的浏览器，接着是编辑器，然后是底层硬件抽象，最后构建自己的运行时。由于整个方案比较复杂，且跟这个企划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，故此处不加赘述。

性质

既然要注册一个公司那就要明确这个组织的性质。本质上来讲，目前阶段这个公司就是刘东熠一个人自己在搞，而他所要做的就是把手头的几个项目（坑）按优先顺序填满。目前的优先顺序是 CDT、信息六科、以及 ISE、最后是自己的事情。换句话说这个公司短期内根本不考虑盈利的问题，公司的存在只是为了方便更好的解决现有问题，并为以后的项目运营铺路。

人员

虽然说实际上是一个人，但相关涉及人员还是有几个的。比如六科方面就涉及到院长刘在云、还有之前一起搞组考系统的李海东（也是以前科协的）。另一方面，程序兴趣小组这边遗留的 CDT 项目，经过讨论，决定独立于程序兴趣小组和六科，另外单独开发和运营。CDT 目前涉及到的人当中，属程序兴趣小组方面的有：王浩、邓海辉以及李俊、潘华科、易鑫；科协/六科方面有王月、李海东和汪沁然。

除去直接参与开发的人员，实际上背后还有两个微信群作为后备的测试推广渠道，即开心农场 68 与新建文件夹 217。两者如果取并集，且参考六科公众号现有关注人数，可粗略设定有效人数为 120 人（活跃大概取三分之一）。这一百二十人即可以认为是信息渠道，也可以某种程度上认为是所有公开软件项目的第一批测试用户。

项目

由于 CDT 已经划分在组织项目之外，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的可能最多只是互相宣传的关系。因为目前六科的公众号和 CDT 的测试版小程序实际是关联在一起的。虽然 CDT 跟六科的运作已经关系不大，但实际上作为项目的起点，CDT 已经承载了很多有利六科发展的因素。

这里有必要对比区分一下 CDT 和 ISE 的细节。CDT 主要是活动管理，是面向开放社区的，可以理解为 to C 应用。而 CDT 又是以时间为第一参量的（地理位置为第二参量），相比之下，ISE 是以抽象空间结构为第一参量（数据关系为第二参量），面向内部，提供高效的信息交换方案，也就可以理解为是 to B 的。

如果从盈利的角度考虑这两个项目，CDT 和 ISE 都是有各自盈利点的。不同之处在于 CDT 更利于推广和做大，ISE 适合先做深度垂直化，之后再慢慢推广。

考虑到 CDT 已经独立于六科之外，关于它的开发、以及后期运营发展盈利等问题，现已不需要在此多做探讨。毕竟很大程度上 ISE 跟 CDT 可以进行类比。

业务 / 商业模式

在 CDT 完成内测之前，公司不考虑任何实际业务。在此之后，根据实际情况，可能会在空余时间接触小程序开发、网站建设、技术外包相关的杂活。由于目前自己还没有找工作，工作的事情也不是那么着急，在诸多未知数没有确定之前，还是不考虑太长远的问题为好。

无论是 CDT 还是 ISE，如果要考虑收益，最实际的还是卖软件服务。现在国内用户的正版意识相比以前已经有所改善，对于付费服务的认可度也能侧面反映出市场的潜力。就 to B 这块个人感觉只要产品能做成，运营推广能跟上，那么盈利就只是时间问题。当然这也是理想化的情况，实际上个人没有期望公司在 2020 年之前盈利。

愿景

很简单，通过软件提高生产力。不求多高的目标，只要在这方面有所贡献就好。

具体分析

ISE 最初是想解决学校内部办公系统之间数据传递效率低的问题。但实际上这个问题也可以泛化，从内部往外推广。就如同 CDT 同样可以往专业化工具的方向走一样，ISE 也可以做成开放模式，只是侧重点仍旧不同罢了。

市场、解决方案、盈利模式，这些对于 ISE 来说要明确还言之尚早，只要有 CDT 打下的基础，我觉得 ISE 后期基本不会遇上多少实现上的坑和问题。可以预见的是，to B 这块的市场比较适合小公司生存下来。

规划

在自己有一份稳定工作之前，公司不会扩大规模，依旧以自己单干为主，大家有空帮手为辅。目前可以计算的每年投入费用不多。什么都不干，一年只需 3900（地址挂靠+代理记账的费用）。等拿下了 6 万的创业补贴，等于说这个数字短期内可以忽略不计。至少在 2020 年之前一直挂机都没问题。至于再长远一点的规划，还是等盈利了再说。

结构

既然有公司就要划分结构。股东的安排我想的比较随意，不复杂。首先是核心投入人员，这就包括我、李海东、还有院长。但院长具体入不入他还没回复我。那么如果入了股有什么好处呢？短期内（至少一年）是没有经济上的回报的，因为估计不太可能这么快盈利。另外一点在于，目前的实际情况，其实并不需要太多资金支持。注册公司加商标，总共的费用不会超过 8000，而其中注册部分暂时由院长出钱。等补贴下来了就填回去。

股份划分：刘东熠占 $1/3 + \text{剩余} = 57881$ ，李海东占 $1/3 = 33333$ ，苏泽梅占 $123/1400 = 8786$ 。刘东熠所占剩余部分实际为保留股份。

由于目前只有两个人有入股意向，所以更复杂的情况不在此处考量。换句话说，目前入股不是一种投资，而更多是精神上的支持。

当前进展

CDT 还处于设计完善阶段，预计七月份能内测。由于时间进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刘东熠平时有多少杂事要忙，其他细节尚不明朗。六科方面，订阅号已经开始运作，两个微信群和另一个 qq 群的运营状况良好。

风险管理

除去超自然及其他不可抗因素，目前的小额投资肯定是不亏的（总金额不超过 4 万）。如果遇到麻烦的事情，基本上由刘东熠自己搞定就是了。